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尚書全解卷二十三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百六十二 經部

尚書全解卷二十三

宋 林之奇 撰

周書

牧誓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

牧誓

武王以戊午之明日己未發于孟津越四日癸亥周師陳于商郊明日甲子武王乃至將與受戰于牧野師既定矣於是杖黄鉞秉白旄而誓之以肅其進退

擊刺之節而示之以弔伐弗迓克奔之意蓋其所
誓者又在於泰誓三篇之外不可以無別也史官
以其誓師於牧野遂以牧誓二字為篇名正與費
誓同皆是指其所誓之地也戎車三百兩虎賁三
百人此蓋周師陳于牧野之全數也史記孟子皆
作三千人諸儒多以史記孟子之言為信而以此
序為誤其意蓋以謂戎車三百兩不應但有虎賁
三百人也某竊以為當從此序之所載古者虎賁

之士必擇其驍勇有力之人為之朝夕在王之左右以為宿衛兵也周官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其屬有虎士八百人當周之盛時纔有虎士八百人則其伐殷之時而有三百人固其理也成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宫毛俾爰齊侯吕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則是虎賁之士蓋其宿衛之官所以輔從乘輿者也牧野之戰而至有虎賁三百人已為盛矣則其文雖與戎車三

百兩相接其實在戎車之外也非戎車所載之人也其戎車所載之人其步卒則已在三百兩之中矣古者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言戎車三百兩則甲士與其步卒皆可見其數矣而虎賁三百人則是王之爪牙勇力之士在王左右以為之輔衛其有三百人已為多矣安得尚以其少而以為有三千人邪以是知史記孟子之言誤矣漢孔氏曰一車步卒七十二人凡二萬一千人據其數當有

二萬一千六百人不言六百者葢古者記載之辭惟總其數而畧其小猶詩有三百六篇但言詩三百也據舉全數而云二萬一千人者此葢出於漢孔氏之意從古文而云爾而今文孔氏注於二萬一千人之下乃加舉全數三字此葢出於後世儒者之所箋注以發明孔氏之意非其本文也而後世傳寫者誤以相屬遂以為先儒之語何不思之甚邪夫孔氏省六百字而乃加舉全數三字以釋其義此必無是理也

唐孔氏又以謂司馬法六十四井為甸計有五百七十六夫共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至於臨敵對戰布陣之閒則依六鄉之法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則一車七十二人者自計元科兵之數科兵旣至臨時配割其車雖在其人分散前配車之人臨戰不得還屬本車當更以虎賁甲士配車而戰故有百人此蓋欲緣飾先儒異同之文而為之說爾是說未可輕從

也二孔氏其意蓋以謂虎賁三百人者即兵車所載之長也此蓋未嘗深考虎賁氏以爲宿衛官徒以三百人數而配合之牧野之戰諸侯各以其師來會而此但言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但舉周師之數而不及諸侯之師者蓋牧野之戰以周師爲主故也而蘇氏曰春秋時晉與齊戰皆七八百乘武王能以三百乘克紂者其德與政皆勝且諸侯之兵助之者衆也此說是也夫周師爲主而纔有戎車三百兩虎賁

三百人則是諸侯以兵來會者亦不多也武王能鳩合諸侯寡少之師以執紂如林之衆豈與之較其區區之力哉故作序者舉周師之全數而繼之曰與受戰于牧野以見其在德不在力也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於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

甲子者戊午後之甲子也先儒以歴推之蓋是周之一月四日此言日而不言時者上本泰誓之文也昧

爽將明而未明之時也武王於甲子之日將明而未
明之時蓋詰朝而至商郊之牧野蓋周師所次之地
漢孔氏曰紂近郊三十里皇甫謐曰在朝歌七十里
二者不同未知孰是師旣陣於牧野牧野乃與紂戰
將戰而誓必在於未戰時於是左杖黃鉞右秉白旄
以麾蓋所以示其將戰也漢孔氏曰鉞以黃金飾斧
左手杖鉞示無事於誅右手握旄示有事於教據先
儒解經但存大體未嘗故為鑿說至於此說不免於

鑿爾盖杖鉞秉旄但是所執之物各從其便豈屑屑然寓意於其間哉孔氏之說旣以鑿矣王氏之說抑又甚焉其說有曰鉞所以誅旄所以教黄者信也白者義也誅以信故黄鉞教以義故白旄無事於誅故左杖黄鉞有事於教故右秉白旄王氏之說經未嘗肯從先儒之說至於此說則從非徒從之又從而推廣之惟其喜鑿故也以其喜鑿故於君子陽陽之詩曰左執簧左執翿以為簧所以為聲翿所以為容將

隱而無所事於聲容故在左也信如此說則簡兮之
詩亦是賢者不遇而作而曰左手執籥為其無事於
聲可也至於右手秉翟則為有事於容乎王氏於此
則無說以其說之不通故也故蘇氏於此篇則併與
先儒而譏之以謂黄鉞以金飾也軍中指麾白則見
遠王無自用鉞之理以為儀耳故左杖黄鉞秉麾非
右手不能故右秉白旄此事理之常本無異說而學
者妄相附致張為議論皆非其實凡若此者不取蘇

氏此說可謂盡之矣武王旣左杖黄鉞右秉白旄於是誓之曰逖矣西土之人逖遠也稱其行役之遠以勞來其來也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荅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廸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

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

友邦冢君謂同志之諸侯御事司徒司馬司空則是同與治事之三卿當是時周尚為諸侯未有天子六卿故其行也但有此三卿而已漢孔氏曰治事三卿司徒主民司馬主兵司空主土指誓戰者唐孔氏曰於時已稱王而有六師亦應已置六卿今呼治事惟三卿者司徒主民治徒庶之政令司馬主兵治軍旅

之誓戒司空主土治壘壁以營軍是指誓軍者故不及太宰太宗司寇也據二孔之意謂泰誓之篇有王乃大廵六師之言故有此說某竊以為不然康叔封於衛蓋諸侯之大國也而酒誥曰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圻父司馬也農父司徒也宏父司空也則是古者諸侯之國降殺於天子六卿之制者則有此三卿周旣未為天子則其但有三卿復何疑哉王乃大廵六師蓋指諸侯之師而言之某嘗詳論之於

秦誓亞次也旅衆也周禮曰施法于官府乃建其
政立其貳設其攷陳其殷置其輔亞即所謂立其貳
也小司徒小司馬小司空是也旅即所謂陳其殷殷
衆士也師氏若大誥所謂尹氏而洪範曰卿士惟月
師尹惟曰師尹葢又在卿士之下也千夫長百夫長
葢主兵者漢孔氏云師帥卒帥也據司馬法百人為
卒以卒師為百夫長誠是也二千五百人為師以師
帥為千夫長則不可要之千夫長百夫長皆是主兵

之人但不可以合司馬法所載之言也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皆西南夷也唐孔氏曰文王國在於西故西南夷先屬焉蘇氏曰楚饑庸與百濮伐之庸即上庸縣濮即百濮也又楚伐羅羅與盧戎兩軍之盖南蠻之屬楚者羌即先零罕幵之屬彭今屬武陽縣髳微闕觀蘇氏此說則知此數國者盖是西南極邊之蠻夷也漢孔氏以為在巴蜀未知是否文王國於岐而化行於江漢之域故此數國者盖服屬於周而預

於伐紂之役也既歷舉所善之人於是使之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蓋王旣杖鉞秉旄以誓則使聽誓者稱戈比干立矛以聽誓而戰故其儀如此稱舉也戈戟干楯也矛亦戟之屬長二丈唐孔氏曰戈短人執以舉之故言稱楯則並以捍敵故言比矛長立之於地故言立此蓋隨宜相配而爲文也武王旣使陳于牧野之人咸稱戈比干立矛以聽誓矣於是遂誓之以所以伐紂之意而舉古人之言曰牝雞無晨牝雞

之晨惟家之索蓋此篇數紂之惡惟論其用婦人之
言以亂天下者故舉古人之言以謂牝雞無鳴晨之
理使牝雞而鳴晨則其反常而妖孽家有此不祥則
將索然而盡亦猶婦人而與於政事是亦不祥而喪
國之道也今商王受乃不悟牝雞鳴晨之為不祥而
其為國則惟婦言是用用婦人之言遂至於為其所
蠱惑聰明既喪無所不昏於是神棄其所陳之祀而
弗荅蘇氏曰祭所以報本也故謂之荅昏於親親故

棄其遺王父母弟不廸蘇氏曰王父弟及母弟皆先王之遺胤遇之不以其道此二者皆有家之所甚重而紂皆昬棄之而不廸鬼神當欽而不欽九族當親而不親則是於所厚者薄故惟四方多罪逋逃之人崇之長之信之使之或為大夫或為卿士使得以在高位而暴虐于百姓而姦宄于商邑於所薄者反厚焉夫既曰崇又曰信又曰使又曰長盖言其好用小人也自古無道之主將肆其殘賊則必招納多罪逋

逃與之同惡相濟楚靈王為章華臺納亡人以實之

蓋不仁之君其所好尚皆如此然而納亡人以實之

猶未至於登而用之而紂則使為大夫卿士而居於

民上此其所以肆其暴虐姦宄以重失斯民之心也

紂之罪惡至於此極而推原其本則惟在用婦人之

言故武王舉以誓師以見其牝雞鳴晨之禍為至慘

也惟其平日惟婦言是用天怒于上民怨于下則武

王不可不應天順人以恭行天之罰於紂而興此牧

野之師也

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勗哉夫子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

此蓋肅其進退擊刺之節也在易師之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蓋雖帝王之師其出也不可以無紀律也牧野之戰蓋決於甲子之日故肅之以紀律使整齊

其部伍擊刺不使之爭利以徼一時之幸也故使其進戰者則不過於六步七步乃止而相齊焉夫子勗哉者言此事實汝將士之所當勉也前曰夫子勗哉後曰勗哉夫子反覆其文以致其諄諄告戒之意猶曰勗哉臣哉臣哉鄰哉爾將士之所當勗者宜奮其桓桓威武之志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虎貔熊羆皆猛獸言其桓桓當如此獸之猛也雖其猛如此然紂之衆士有能來奔於我者當勿迎擊之惟使降

者役屬我西土而已蓋武王之戰于牧野志在為民除害而不在於殺人以逞其志故其誓衆也使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蓋不欲其嗜利以輕進也雖使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而又戒之弗迓克奔以役西土蓋不欲其殺降以重傷也惟其告戒之素如此故其戰也則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蓋周師之持重徐進而如林之旅自相攻擊倒戈

以攻紂而周師實不血刃也勗哉夫子蓋又勉之以終其義也爾苟不能勉之如前之所云則汝之身有戮矣其曰爾躬有戮非武王嗜於殺人蓋臨戰而誓師其言不得不爾也詳此篇武王數紂之罪惟婦言是用豈非武王意紂之必亡無出於此也思齊之詩論文王之所以聖曰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此為

文王之所以聖則紂之昏棄厥肆祀弗荅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廸以至於暴虐姦宄遍天下而亡其國者豈不起於惟婦言是用乎故婦言是用紂之所以亡也案列女傳曰紂之好酒淫樂而不離妲己之所喜者賞之所憎者誅之長夜之飲妲己好之百姓怨望而諸侯有叛者妲己曰罰輕誅薄威不立耳紂乃重刑辟為炮烙之刑妲己乃笑夫紂為暴虐之甚矣而妲己尚且以為罰輕炮烙之刑使人遭枉刑至痛於

膏火之中而繞足以供其一笑則其為不道又在紂之上矣文王雖能官人而大姒猶佐之以求賢審官紂為無道而妲己猶勸其為炮烙之法詩人以大姒之於文王為天作之合予於妲己亦云

武成　　周書

此篇所載自往伐至於伐商之後發政施仁之事首尾俱載非必主於武而言其以武成名篇者葢書之名篇各隨其史官一時之宜或述其所作之人或取

其所因之事或指其所居之地或掇篇中之字以為名其體各有不同要之徒取是字以為簡篇之別耳本無意義存於其閒此篇有越三日柴望大告武成之言故史官編序之時掇取武成二字以志其篇亦猶梓材以篇中有梓材之語非有取梓材之意也學者之於此能行其所無事無以鑿求之則聞見博而智益明矣此篇如漢孔氏鄭氏之說皆不必如此說也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武成

此篇蓋是武王克商之後史官記載其本末於泰誓牧誓之外則為此篇以見其一時應天順人之大槩自往伐之初至於歸獸之後其所施設政事皆識於此識字當作音誌蓋謂紀其事也此識其政事主於史官而言漢孔氏云記識商家政教善事以為法其說非也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

商

惟一月者即泰誓所謂一月蓋周之正月商之十二月也周之正朔未建故不可以云正月其時日爲周史記不可以追用商之正朔故但云一月蓋權時之義也壬辰旁死魄者正月之首也漢律歷志曰死魄朔也生魄望也蓋魄者形也是月之輪郭無光之處沈内翰曰月本無光猶銀丸日耀之乃光月之初生日在其旁故光倒而所見纔如鉤月漸遠則斜而光

稍滿其形如銀丸者所謂魄也日月合為朔之後始受日光故明生而魄漸死至望後則明死而魄漸生故歷象以明魄之生死而定朔望弦晦然後日之甲乙始可得而推也旁近也一日為始死魄則二日為近死魄此所記載在於癸巳之日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不直言癸巳之日于征伐商而先言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者為歷起也蓋歷家之推步尤難於日月合朔日月合朔既定則千載之日可坐而致也苟

為但言日而不言朔以取正於月之明晦則歷家不可得而推非記載之體也故古者將記日之甲乙必先以日月之晦朔為定春秋書日食者三十六而其定晦朔必以日食為準故杜氏長歷以日食推行則其月之在晦在閏皆可考也此法雖詳於春秋其實書之源流也既載旁死魄之日壬辰以見周之克殷其月辛卯日月交會于星紀之次以起周之歷矣於是繫之以征伐商之日以紀事也故繼之曰越翼日

癸巳則武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蓋於是月始興師而自周癸巳日興師而戊午日渡孟津則是二十五日也甲子克殷殺受則是三十一日也以至於下文丁未庚戌皆可以即此而推也後世如漢唐律歷志以其歷法推考無所不合由其事繫日日繫月故其有數存焉可得以歷而考也

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於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

此處先後說者極多惟唐孔氏依漢孔氏先後為說
而其先後失次者與夫簡編之疑有脫逸則論其端
而使學者以意逆志而自得焉此為得體但惜其論
之有所未至也某今於此篇不敢輕有去取劉元甫
王介甫程伊川孫元忠數家之說始依唐孔氏之意
案唐孔氏所次歲月日以謂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
伐商正月三日也其月二十八日戊午渡孟津二月
辛酉朔甲子殺紂其年閏二月庚寅朔三月庚申朔

四月己丑厥四月哉生明謂四月三日辛卯也丁未祀于周廟盖四月十九日也越三日庚戌柴望二十二日也庚戌日柴望矣而下文乃曰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豈有二十二日後乃復有生魄之文乎唐孔氏曰丁未祀于周廟己是此月十九日矣此受命于周繼生魄言之則受命在祀廟之前故祀廟之時諸侯已奔走執事豈未受周命而已助周祭乎明其受命在祀廟前則是唐孔氏於此先後之

序已覺其非矣然而又曰史官失其時曰先言告武成既訖然後却說受命故文在下耳此則雖覺其非而亦未知其為失先後之序也以某所見當是武王既歸于豐偃武脩文歸馬放牛示天下弗服矣則既生魄庶邦冢君曁百工受命于周王若曰嗚呼羣后以下皆繫於此既告羣后以后稷公劉太王王季文王之德而後率之以祀于周廟以至於柴望大告武成於理為稱然此篇見存者止於如此其間文勢或

有脫逸不全者亦未可知雖疑其先後之次如此亦未敢以為必然之論也厥四月者既克商之年四月也哉始也始生明亦是初三日也前載正月三日則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此載四月三日云哉生明蓋魄死明生其實一也特史官變其文耳武王既克商矣於是四月三日始自商還至于豐則弔民伐罪其事畢矣於是偃武脩文樂記云武王克殷渡河而西車甲衅而藏之府庫倒載干戈包以虎

皮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此則偃武脩文之事也既偃武脩文示天下不復用兵則負重致遠之牛馬無所復用矣故於是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以無復服乘此等物以從事於干戈之事也華山之陽桃林之野皆近豐之地蓋牛馬既不用矣則不復羈紲穿絡而縱之無人之境以適其性耳二孔之說大不然聖人之治天下使萬物各遂

其性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曁鳥獸魚鼈咸若此有夏先后所以懋厥徳而罔有天災也今以示天下弗服之故而縱牛馬於乏水草非所長養之地非聖人所以仁萬物之意也蘇氏又云華山之陽有川焉其地至險絶可入而不可出桃林之野在華山東亦險絶歸馬牛於此示天下弗服也此亦過論矣夫苟縱而不留則足以見其無所用武之心矣豈必擇其可入不可出之地乎苟其入而可以出則天下遂將不信

乎此殆求之過也

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

柴望大告武成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王

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

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勲

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懐其徳惟九年

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

丁未祀于周廟至大告武成此文當屬於予小子其

承厥志之下葢武王既歸馬放牛示天下不服乗則其王業於是乎成矣既生魄則十五日以後也武王既克殷有天下於是庶邦冢君及内之百執事咸來受新命于周猶舜之居攝則四方羣牧來覲既諸侯羣臣來受新命于周於是武王爲之述其先王積德累功之艱難故已得以成此王業葢將帥之以祀于周廟則先爲言祖考之所以致此者故惟歴叙后稷至于文考積累之次序而已承其志葢爲將祀周廟而

言也王於是嗟歎以告諸侯曰惟先王建邦啓土言周之王業自后稷在唐虞之際始封於邰啓此周邦之土也先王指后稷也國語有云昔我先王后稷后稷非王而稱先王者尊之之辭也契在商亦稱玄王皆尊稱也公劉后稷曾孫篤厚也后稷之烈至公劉而加厚焉大王后稷十二世孫能增脩后稷公劉之業而周之王業始基於此王季且又能勤勞以成王家而文王承之功業於是大成惟其積累之功德源

流深長如此故大為天之所眷命而膺受其命以撫安四方諸夏於是時也大邦諸侯則畏其力而不敢陵小小邦於是懷其德而得以自立强者畏之而不敢侵小小者懷之而有以自立則是天下所賴以生存也天下所賴以生存則宜克紂伐殷以君天下而大統猶未集於其身故於武王不可不承其志以致伐也惟九年大統未集先儒因此說附會以斷虞芮之訟受命稱王之説謂文王於斷訟之年更稱元年

至九年而崩武王終喪而觀兵於殷上承文王之年為十一年又二年而伐殷為十三年其爲附會之說似若可信然而改元立號近起秦漢三代之世無有也惟後世之君於即位之年則稱元年耳豈有文王既即位四十餘年而更稱元年之理此說殆是漢儒因九年大統未集之文而生此辭其實非也然則九年大統未集何也蓋當文王未崩九年之前紂之惡貫盈而不可赦也文王知其勢必不得不伐於是時

也已有伐紂之志矣然而猶有所不忍遲遲於九年之久文王既崩而紂之惡日甚則武王不可不承其志也所謂九年者徒謂周之王業當興於此時矣何改元稱王之有哉武王既告庶邦冢君以自后稷至于文王積德累仁成此王業而已承其志以伐紂救民而有天下矣於是以丁未之日祀于周廟諸侯之受命于周者咸奔祭于廟大奔走執豆籩以供祭祀既告祭于廟又三日庚戌於是燔柴祭天望祀于山

川以告武成亦猶舜既居攝以正月上日受終于文
祖然後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也
武王既克商有天下諸侯百工受命于周而其告戒
之際惟叙述其先世積累之艱難而已承其志故唐
孔氏與劉元甫皆疑此下更有脫簡蓋以湯誥考之
則誠有詳畧之不同故謂武王既定天下當慇懃告
戒不應但祖述其先世之勤勞而止也予嘗反覆繹
尋武王所以告諸侯之意此蓋既得天下將欲率諸

侯祀于周廟追王其先世故其説如此案中庸曰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蓋是武王既受命於是始追王其先世祀以天子之禮自惟先王建邦啓土以下蓋爲追王張本而言之也丁未祀于周廟則於是行其追王之禮矣惟其追王而言故惟序述其先世積行累功之事唐孔氏疑其下有脱簡未必然也

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

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

自底商之罪以下至於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其文當在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之下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於豐之上蓋其所序述皆是武王末歸周以前事簡編差舛乃以屬於予小子其承厥志之後而武王所以禱於天地山川之言遂與上文之稱述后稷以來積德累功者相聯則類夫武王誦其所禱之辭以告庶邦冢君者故唐孔氏以謂自曰惟有

道曾孫周王發至無作神羞王自陳告之辭也且謂無作神羞以下惟告神其辭不結文又不成非述作之體且冢君百工初受周命王當有以戒之如湯誥之類宜應說其除害與民更始懲以為惡之禍勸以行道之福不得大聚百官惟誦禱辭而已欲征則慇懃誓衆既克則空誦禱辭聖人有作理必不爾竊謂神羞之下更合有言簡編脱落經失其本所以辭不次耳孔氏雖能疑其簡編斷絶經辭不次而遂信以

禱神之辭為武王對庶邦冢君百工誦之殊不知追王之辭盖盡於予小子其承厥志而底商之罪以下自是史家記述武王旣往伐商禱於上下神祇之辭簡編失次誤載於其承厥志之下耳故王氏劉氏程氏諸家以屬於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之下盖得之矣但王氏以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以下屬於歸周之後則失其次夫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財發粟此盖既克商之事豈至周而後有事於

此邪故劉氏自底商之罪至萬姓悅服悉以加於厥
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之前此則勝於王氏
所次遠甚程氏亦以釋囚封墓以下依劉氏所次而
移乃反商政政由舊於列爵惟五之上謂自此以下
方是政由舊亦各就其所見如此然武成既非今書
亦未可以其見存之文為必然不易之論也武王既
興義兵為天下除殘去賊其所以伐紂為此舉者蓋
所以奉天地神祗之意而非所以狥一人之私欲也

故其兵之既動則致商紂之所以獲罪於天地神祇之意以告皇天后土與夫師之所過名山大川名山華嶽大川河也自豐鎬而往朝歌則必過華嶽涉河華與河在五嶽四瀆之數故知其為名山大川也告于皇天后土則泰誓所謂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也告于天地山川其禮不必同時而禱祠同故併而載之曰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明其禱祠皆云爾非是以天地山川併為祭也泰誓曰予小

子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底天之
罰武王之所以伐商而告于天地神祇者蓋受命于
文考而非己之所敢專也故其禱辭必稱有道曾孫
本其父祖言己乃有道之人曾孫也唐孔氏以武王
自稱有道且謂聖人至公為民除害以紂為無道言
有道以告神求助不得飾以謙辭此説不然鬼神害
盈而福謙謂告神求助不得飾以謙辭豈有是理哉
武王之誓師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

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此蓋武王之心也
豈有自稱已之有道以求神之福其曰有道曾孫云
者亦猶曰惟朕文考無罪也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
有大正于商言已憑我文祖之有道將往大征商紂
以大正其罪也當是時始興兵往伐商未知克與不
克而紂猶在上爲天子遽稱周王發此殆是史官增
加潤色之辭非必其禱神之言本如此也孟子因咸
丘蒙問舜南面而立堯率諸侯北面而朝之之説嘗

舉孔子之言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為天子矣又率天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天下之不可以有二王也苟以武王稱周王發而繼之以令商王無道則是二王矣孟子於武成取二三策則其所不取者必此類也武王所以本其文祖之有道以有大正于商者以商王受無道故也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者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

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民之歸仁也如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故為淵敺魚者獺也為叢敺雀者鸇也為湯武敺民者桀紂也紂既無道而周有道則是紂敺其民而使其歸周矣雖欲不亡不可得也泰誓數紂之罪其文諄複反覆陳其不善之迹蓋將以曉衆庶未諭之情不得不然此禱于天地鬼神不必歷數其罪故其文簡而盡此所以不同也

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旣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畧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黄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

泰誓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葢天之生萬物惟人最靈人者萬物之主也於人中擇其聰明者而爲之君君者人

之主也主而暴其民則物亦不得其所矣紂以不仁暴虐之資居於民上而播其惡於衆暴殄天物而使天下萬物鳥獸草木皆失其性而其害虐於民尤甚言暴於天物則民亦在其中以人尤重於萬物故别言之與泰誓之意同也暴殄天物害虐烝民則不仁甚矣故小人之為不仁者皆與之同惡相濟以肆其毒於四海所謂天下之惡皆歸焉者也是以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蓋謂紂為衆惡之所歸重復言之甚

之之辭猶曰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
也王氏曰歸之之謂主萃之之謂聚藏之之謂淵養
之之謂藪其説是也紂既為衆小人之所歸不獨赦
其逋逃之罪又以為大夫卿士則是立其朝者無非
小人也立朝皆小人則君子無容足之地故其仁人
皆相率而歸周此稱仁人皆指商之仁人其人則莫
知其為誰也亦未知其幾何人也孔氏以為太公周
召之徒太公歸周在於文王之世非武王之所獲周

召武王之懿親不可謂之獲獲者自外來之辭也王氏以為微子之徒武王以微子之來歸而知紂之可伐則是微子之亡其國畧無不忍之意烏得以為仁哉予故曰仁人必是自商而來而人則莫知其為誰也仁人既已歸周則是空國無君子立其朝者皆小人也小人得志君子相攜而去則民之棄殷可以卜之於此矣故謂予小子既獲仁人於是敢祗承上帝之命以遏絶商紂為亂之畧也仁人自商來者非欲

必預伐紂之謀盖武王以其獲仁人而又卜知商家之必亡而為上帝之所斷棄也武王既祗承上帝以伐商而當時之民内而華夏外而蠻貊無不相率以為已使亦皆恭敬天之永命以助國家也蠻貊若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之類惟東夏之人皆知敬天承命故予之興師自豐鎬西來以東征盖所以慰安此士女之心也予既東征以安此士女之心於是士女喜悅我周師之興咸實玄黄之幣于筐篚之中以迎

我師顯我國家之當王天下也玄黄但謂其時所執之幣有此色爾非有他義又薛氏之説亦隨句取義非書之本意也士女之所以篚玄黄以昭我周王者豈人力之所能致哉盖天之休美有以震動此華夏蠻貊之衆而使之歸附我大邑周也民既附我大邑周故爾天地山川神祇庶幾能相助予伐紂克商以拯斯民於昬墊之中無使敗衄爲神之辱也武王禱神之辭盖盡於此以左氏春秋傳荀偃禱河蒯聵禱

其祖無作神羞之下皆更有語遂亦謂此下更有未

盡之辭此蓋不通變之論未可以爲然也

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

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

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

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

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列爵惟五分土惟三

武王既底商之罪以禱於天地山川神祇矣於是以

戊午日渡河而北漢孔氏曰自河至朝歌出四百里五日而至赴敵宜速此說甚不然夫湯武仁義之師蓋為應天順人而起豈為詐謀竒計速於赴敵以出敵人之不意哉然自河至朝歌五日而至經實有明文意其所載時日必有誤也俟天休命者非是待天之有禎祥而後進兵蓋武王之將進而與紂戰以決生民之命於商周之勝負不敢以勝負自必也必待天之佑我國家而能勝之此謂俟天休命而已先儒

以謂夜雨止畢陳盖過論也武王既以癸亥之日陳于商郊紂遂以明日甲子之詰朝帥其多罪逋逃之人其多若林木之盛會于牧野是時周師未動而紂多罪逋逃之衆其徒之居於前者自相攻擊以走故反倒其戈以攻其在後者以致血流漂杵言殺人之多也雖殺人之多皆紂之師旅自相屠戮自周師而言之實未嘗血刃也周師未嘗血刃也而紂之衆自相屠戮滅亡豈武王實使之然哉盖由其多罪逋逃

之人同惡相濟其罪惡貫盈天道之所不容故使之至於此極也而孟子則以謂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以至仁伐至不仁何其血之流杵也審如孟子之說則是血流漂杵之言蓋深疑之也予嘗深原孟子之意蓋恐學者傳之失真以謂武王牧野之戰其殺人誠如是之多故其後世嗜殺人之主必將指武王以為口實故為此拔本塞源之論此孟子所以有功於武王也然而血流漂杵之言

則是紂之衆自相攻擊其流血之多蓋有此理後世未可以孟子之說疑之而遂謂無其事也武王之伐商紂之衆自相攻擊以至於此則其得天下可謂易矣故繼之以一戎衣而天下大定蓋言一著戎衣而天下遂定以見其取之之易也既克商而有天下於是與天下更始反商之虐政由湯之舊政蓋商家賢聖之君六七作其所傳之政莫非創業垂統為萬世可繼之道者惟紂不能率由舊章遂至於亡武王既

反紂之虐政則其施於有政者豈可以他求惟取商家之舊政而用之則其政將不可勝用矣反商政政由舊即如下文所載是也箕子比干商容皆商之賢者紂惟不能用故遂亡其國武王既反紂之舊政則其所不用之賢者必致其禮待之意其為紂所囚於囹圄之中者則釋之其見殺而既葬者則於是封其墓其存而去於閭閻之中者則過而式其閭非特此也紂之聚財於鹿臺積粟於鉅橋必為己私者則皆

散而發之以大賚於四海之困窮而無告者而萬姓悅服盖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則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則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於此時若出於塗炭而登春臺之樂熙熙然安能不悅哉自釋箕子囚至於萬姓悅服皆是反商政未歸國之初也有此善政及民自此之後當繼之以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乃偃武脩文盖於是始歸國櫜弓矢散馬牛與天下休息

而孔氏本文以屬於歸周之後夫箕子之囚比干之
墓商容之閭必在殷之國都而鹿臺鉅橋亦在近郊
之地皆是既克之後豈得為既歸周已後之事乎既
歸于周偃武脩文與天下更始而又率庶邦冢君暨
百工祀于周廟以追王其先世遂柴望大告武成矣
則其所以施設者莫先於疆理天下以封建勲戚故
繼之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案樂記曰武王既克商
未下車而先封黄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

帝舜之後於陳既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蓋先封帝王之後然後及於功臣子弟以與會于牧野之諸侯犬牙相錯為王室之藩屛列爵惟五者謂封建諸侯列為五等之爵即公侯伯子男是也分土惟三者謂爵各有等而所分之地則有三等蓋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是也周家封建之法蓋盡於此二言矣故王制孟子云封建諸侯其説皆本於此及周禮大司徒所載則與此不

同其說曰諸公之地封疆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信如周禮之所載則是列爵惟五等而分土亦有五等與此篇所載異矣故唐孔氏以為周室既衰諸侯相併自以國土寛大並皆違禮乃除去本經妄為說爾此說甚好至鄭康成之徒必欲以此二書所載附會而為此說所以為武王時大國百里周公攘戎狄斥大封域增而廣之故大國實五百里或又謂公之地百里而已五百里者併與

附庸言之此言迂陋不通之論二蘇兄弟皆詳辨其
失而李直講以為大司徒所載諸公封疆五百里其
食者半諸侯封疆方四百里諸伯之地三百里其食
者三之一諸子之地二百里諸男之地一百里其食
者四之一其曰五百里四百里以至百里者所謂列
爵惟五也而其所謂其食者半其食者三之一其食
者四之一即所謂分土惟三也此說雖善然尚有可
疑者四百里其食者三之一則是所食者百三十三

里有竒三百里其食者三之一則是所食者百里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則是所食者五十里百里者其食者四之一則是所食者二十五里是亦分土為五等不謂之三等也此亦難於折衷姑用之

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此則為王朝公卿大夫也蓋居是官者莫不欲得賢人而任之然賢者之於事有能有不能因賢者之有

是能則使之任是事治教禮刑政事莫不隨其才而因任之而其人則皆天下之賢人也既外而封建諸侯得其尊卑小大之制而使賢能又皆得夫俊傑之才則民治於是乎舉矣故繼之以重民五教惟食喪祭蓋五典之教與食喪祭之三者民之最重者也曰惟食喪祭者如禹貢言羽毛齒革惟金三品齒革羽毛惟木皆因上之辭也惇信明義蓋謂大明信義揭示天下所以美教化移風俗也崇德報功者猶湯之

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盖有德者則宜崇之以高爵厚禄使之在高位以致君澤民至於有功者則但報之以厚賞而不居之於位各適其當而已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於掌上武王興義兵稱干戈率天下諸侯以伐紂而天下之人從之而不少有疑於其間者盖其惻隱之心充實於其中不忍天下之民陷於塗炭而不能以自出故應天順人拯斯

民於萬死之餘既克商而有天下則其所施設者無非不忍人之政自釋箕子之囚崇德報功莫非不忍人之政也惟其不忍人之心根本於未得天下之初其不忍人之政著見於已得天下之後則其治天下可運於掌上此所以垂衣拱手而天下治也周之社稷所以能綿綿延延至於卜世三十卜年七百者其源流盖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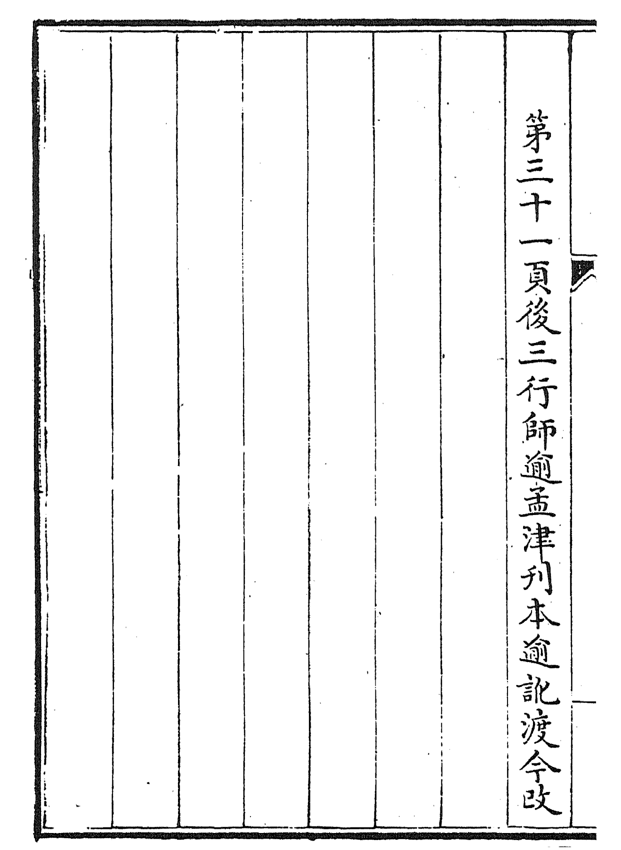
尚書全解卷二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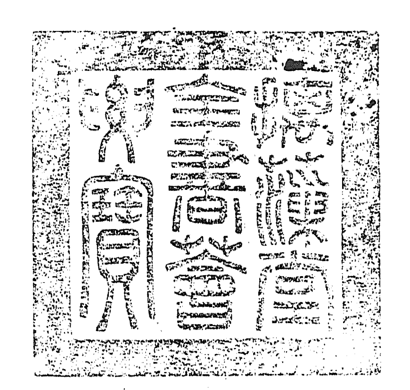
謹案第六頁前三行至於右手秉翟刋本秉訛執據毛詩改

第八頁前二行立其貳設攷刋本攷訛牧據周禮改

第二十八頁前一行所惡勿施爾也刋本訛所惡與之去之據孟子改

第三十頁後四行若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之類刋本庸訛戎今改


第三十一頁後三行師逾盂津刋本逾訛渡今改



覆校官編修臣劉種之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録監生臣朱懷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尚書全解卷二十四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尚書全解卷二十四　宋　林之奇　撰

洪範　　周書

書之名篇非成於一人之手蓋歷代史官各以其意標識其所傳之簡冊以為別異非如春秋之書盡出於夫子之所删定而可以一例通也故書之為體雖盡於典謨訓誥誓命之六者然而以篇名求之則不皆繫以此六者之名也雖不皆繫於六者之名然其

體則無以出於六者之外先儒拘於名篇之有無而不知變遂以征貢歌範為十體殊不知洪範之作蓋箕子為武王歷陳治天下之大法其實謨之體也洪範者徒以史官傳録之時偶不以謨訓名篇耳凡有異者各自為體則將至於數十篇而猶未足也今徒見其篇名有一範字遂以為有範之體如此則是書之篇名非據篇中洪範二字以為簡冊之別也學者能知書之篇名雜出於史官之

手而不可以一例通則典謨訓誥誓命之體昭昭然若日星而不可掩矣書序之作亦與篇名相類蓋是史官隨其旨意各自立言而不可以一槩論也故有包括一篇之義而盡於數言者如堯典武成之類是也說者徒以謂書序盡出於夫子之手自堯典至泰誓莫不有深義於其間必欲皆從而爲之說而不知於其間蓋有出於史官一時之意但述其所作之由而不及篇中之義者如湯誓之序

曰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篇中初無伊尹相湯伐桀之事而序言此者蓋以上篇之序有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故此篇接上文而為序非有異義也如周官之序曰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黜殷滅夷初無與於作周官之序此亦是與大誥微子之命等篇之序首尾相接若此之類在五十八篇之中自為一體不可以必求其義也如此篇序曰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殺受立武庚無與於篇中之事而序言之者蓋亦與上篇之序相接而言故耳唐孔氏曰此篇惟當言箕子歸耳乃言殺受立武庚者序自相顧為文上武成序言武王之伐紂故此言勝之下微子之命序云黜殷命殺武庚故此言立之序言此以順上下也如孔氏此言則是序之言此者蓋立序之體不得不然亦不可必其為說也而說者往往以謂書之序盡出於夫子之手

必欲以春秋褒貶之義而求之故蘇氏曰殺受立武庚非所以同洪範者而孔子於此言之明箕子之德蓋武王師而不臣也武王將立殷後必以箕子為首微子次之而卒立武庚者必二子辭焉武庚死而立微子則是箕子固辭而不可立也然天以是道畀禹而傳至於箕子不可使自我而絶也以武王而不傳則天下無復可傳者故為箕子者傳道則可仕則不可此其論箕子之出處以謂傳道則可仕則不可固

為盡善以謂出於夫子序書之意則失之鑿矣劉執中曰立武庚以奉成湯之祀明不奪其國而絶人之祀也以箕子歸作洪範者誅其君而師其臣以先王之法存與不存耳王氏曰武王殺受矣而不為商立後以統承先王脩其禮物則是遇商不仁無禮無義也箕子嘗為商之大臣尚可以言之乎武王立武庚則是遇商仁且有禮義此實箕子所以言也是皆已甚之論也夫武王之待箕子固有此禮然未必是作

書者之本意也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洪範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王乃言曰嗚呼箕子

湯之於桀放之南巢而已武王之於紂則殺之者荀子曰武王伐紂遂選馬而進厭旦於牧之野鼓之而紂卒易鄉遂乘殷人而進誅紂蓋殺者非周人固殷人也紂之見殺蓋以殷人如林之衆倒戈相攻併攻於紂武王至殷赦紂而不誅如湯之放桀之志已無

及也於是立武庚代殷後以終致其不忍之意如湯放桀之意也孔氏曰不放而殺紂自焚也蓋其意以謂武王之心不殺紂故取於史記之說以謂紂兵敗走入登鹿臺蒙衣其珠玉赴火而死孔氏雖以是明殺紂非武王之本意然商紂自焚而死則不可謂之殺也唐孔氏知其說之未通則又從而為之說曰紂既自焚而死武王遂斬紂頭懸之太白旗死猶斬之則生必不放是則併與先儒之意失之矣某嘗以謂

太史公之議論其是非叛於聖人者多矣未若以武王斬紂頭懸於太白之旗之為甚也漢高祖與項羽親為仇敵以爭天下及羽死於垓下高祖尚親為之發喪哭臨葬於彭城祀以魯公禮況武王於紂其為君臣上下之分較然明白寧忍為此已甚之戮乎故某推本於荀卿之言謂殺受者殷人非周人以釋學者之疑亦所以推明武王之道也武王勝殷殺受以立武庚則是所以待殷者盡矣於是以箕子歸蓋以

天下之大法其傳在於箕子將屈已而問焉故致恭盡禮而奉之以歸非執俘而歸也惟十有三祀者武王即位之十三年也商曰祀周曰年此武王之十三年當曰年而曰祀者蓋箕子之辭也案諸傳記引此篇者皆以爲商書則知此篇之作蓋以箕子爲武王陳之退而自録其荅問之辭以爲書以箕子之所録故傳記皆以爲商書雖然箕子所録史官啓而藏之故今文不以爲商書而以爲周書惟十有三祀者因

箕子之辭而未革也王訪于箕子就而問之也禮曰
禮聞來學不聞往教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武王既
致敬盡禮而奉箕子以歸訪之以治道故就而問之
也蜀先主將見諸葛孔明謂徐庶曰君與俱來庶曰
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於是先
主三訪孔明於草廬之中咨以世務武王於箕子就
而見之者亦以箕子之不可屈而致故也孟子曰故
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

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武王將欲大有為於天下故就而訪箕子蓋其尊德樂道之誠出於中心之固然也既就而訪之矣於是咨嗟而呼箕子以致其所問之意也箕子殷封内諸侯之爵也天下既為周矣而箕子猶以殷圻内之封爵見稱於武王者蓋不臣於周也其封於朝鮮蓋是既遁而去不食周粟如夷齊之志武王因而封之耳雖封於朝鮮而猶稱箕子也

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

此武王所問之意也漢孔氏曰天不言而默定下民是助合其居使有常生之資蓋其意以騭訓定而史記宋世家舉此文亦以為惟天陰騭下民先儒解釋多用此說然騭之訓定無所經見難以取信案爾雅曰騭升也方言曰魯衛之間為升騭則騭之訓升其來尚矣漢五行志舉此言而應劭之註以騭訓升蓋取諸此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此蓋洪範之大要

也揚子曰陽推五福以類升陰幽六極以類降雖有吉凶善惡之不同然天之生斯民也性無有不善而命無有不正惟斯民之情因物有遷失其性命之至正故有陷於六極不能自出者非其性之本然也皆其愚不肖之自取耳若乃天之所以陰騭下民相協厥居而使之各正性命保合太和者未嘗不升之以福也惟相協厥居而升之以五福故其生斯民而立之君其使之賛化育而輔相裁成之者必在於建皇

極而歛五福以敷錫庶民者實君師之任也武王惟知天之陰騭下民相協厥居而未知人君所以取夫陰騭之常理者其本末先後當如何也故曰我不知其彝倫攸叙大學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蓋欲求治道而不知本末先後之序則倒行逆施無自而成故武王未知彝倫之攸叙則懃懃懇懇致恭盡禮以訪于箕子而不敢緩爲箕子者不得不以所聞而告之也傳曰禮恭然後可與言道之

方辭順然後可與言道之理色從然後可與言道之致自我聞在昔以下皆箕子謙復反覆歷陳治天下之大法如此之深切著明無所不盡者蓋以武王禮既恭辭既順色既從則箕子之言不得不盡之矣

箕子乃言曰

武王之問箕子之對皆曰乃言者唐孔氏曰天道大沈吟乃問思慮乃荅乃緩辭也蘇氏曰乃言難之也王虛心而致問箕子辭遜而後對此兩說皆通觀武

王之克商放牛歸馬散財發粟大賚於四海而萬姓悅服則為治之本武王非不知之也然而方且皇皇然虛心屈體以訪箕子箕子又諄諄然為武王陳之者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

之有也觀武王之克商其所以大賚于四海者無非仁心仁聞也及攷箕子之所問則是先王治天下之大法也猶公輸離婁之不可無規矩師曠之不可無六律此武王之所以汲汲而問箕子之所以諄諄而告也使武王有仁心仁聞而不能訪箕子以求其先王治天下之大法是所謂徒善不足以為政箕子雖知先王治天下之大法苟不得武王訪而行之則是所謂徒法不能以自行以武王之仁心仁聞而能行

箕子所傳先王治天下之大法此周之治所以巍巍煌煌集唐虞夏商之大成而為百王之冠也然九疇之叙雖箕子為武王陳之而其所陳則有所自來矣蓋自禹神智為天所錫建德於唐虞之世而立地平天成之功當是時也洪範九疇已有所傳之迹矣蓋其道乃百世所共由之道而其文則發於禹之神智經緯纂集著為成訓昭然示後世蓋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也禹之洪範箕子之所傳其詳見於此

篇而其梗槩則見於大禹謨之書矣大禹謨曰惠廸吉從逆凶惟影響此洪範之大要也蓋天下之理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彝倫攸斁是從逆之凶也彝倫攸叙是惠廸之吉也洪範一篇大抵發明此理而箕子所陳蓋本於大禹謨而釋之大禹謨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箕子之所演者演此而已此猶伏羲之易文

王重之孔子賛之雖多寡不同而其大旨則一也學者欲學洪範不可不推原其所自來大禹謨乃洪範之根本不明乎大禹謨不可以驟語此

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

故箕子將陳彝倫之叙於是推本其所自來言鯀之所以失其叙禹之所以得其叙者然後歴陳其九疇

之曰也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者言鯀之逆此所以凶也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者言禹之廸此所以吉也蓋水曰潤下潤下者水之性也而鯀則陻之使不通以拂其常性使不得行其所無事此五行所以皆亂五行皆亂則失其本矣此彝倫之所以斁也惟禹能順其潤下之性而行其所無事則水由地中行而五行皆得其性得其性則其本立矣此

彜倫之叙也然自漢以來儒者往往拘於河圖洛書之說以天錫禹以九疇者蓋其文自洛而出故禹因而次第遂謂天之錫禹洪範九疇自初一曰五行以下皆是龜背所負之文或以為六十五字或以為三十八字或以為二十七字其說雖時有不同是皆以為龜背所負之文誠有如五行等字禹次之以為洪範某竊以為不然古人之語於其最重者必推於天典曰天叙禮曰天秩命曰天命誅曰天討凡出於理

之自然非人之私智所能增損莫非天也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猶所謂天奪其魄也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猶所謂天誘其衷也雖然豈有物以予奪於其間邪夫易之為書由數而起故今世所傳河圖縱横十五之數謂伏羲凖之以畫八卦猶可言也至洪範之為書大抵發明彝倫之叙本非由數而起也則龜背所負者果何物邪若以為有洛書之數如河圖之文則今世所傳洛書五行生成

之數大抵出於附會不足信也若以為龜背之所負有五行五事等字則其説迂怪矣某竊謂天乃錫禹洪範九疇猶言天乃錫王勇智耳不必求之太深也學者誠知洪範之書不由數起而天之錫禹非洛書則九疇之意渙然而明矣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

六極

聖人之經雖同歸于道然其制作之體則各有門户而不可槩論也易之與洪範皆是聖人所以發明道學之秘論為治之道所以贊天地之化育以與天地參者要其指歸未嘗有異而其體則實有不同者觀其立名之意則已可見矣易之為書本於八卦自八卦而衍之為六十四循流相錯變動不居故名之曰易易者言其變而不可為常也洪範之為書本於五

行自五行而推其用至於五福六極其彞倫之叙先後始終各有定體故名曰洪範洪範者言其大法之不可易也易之體圓圓故不可常譬之物圓者動方者静圓流方止各隨其理之自然而不可以相移者也洪範之體方方故不可易是則此二書雖其理本於一揆學者之求之也自有門户於其間學易者不可以不論其變學易而不論其變則易之法泥矣學洪範者不可不論其序學洪範而不論其序則洪範

之彝倫斁矣是以箕子將陳九疇之叙必先推本所
自來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汩陳其五行帝乃
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言鯀之所以失者以
其彝倫斁也言禹之所以得者惟能叙其彝倫也何
謂彝倫之叙自初一曰五行至次九曰嚮用五福威
用六極是也此九者施之先後各自有序得其序則
彝倫攸叙或失其先後之序而逆施之則斁矣此如
一人之身元首居上耳目手足各以其序別之於下

不容有毫釐之差舛也而諸儒之論洪範大抵多以易之體求之往往以九疇之叙附會配合以類相從亦欲如重卦之統于八卦也自漢董仲舒歆向父子以來則既失之矣故五行傳之說以謂貌之不恭是謂不肅謂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姦謀則木不曲直厥咎狂厥罰常雨厥極惡順之其福攸好德言之不從是謂不艾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為妻則火不炎上厥咎僭厥罰常暘厥

極憂順之其福康寧視之不明是謂不悊作宫室侈臺榭為淫亂則稼穡不成厥咎舒厥罰常燠厥極疾順之其福壽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好戰攻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則金不從革厥咎急厥罰常寒厥極貧順之其福富思之不睿是謂不聖簡宗廟不禱祠廢宗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厥咎霿厥罰常風厥極凶短折順之其福考終命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眊厥罰常陰厥極弱大抵以此數者牽合相從徇其從

已之見以為至當之論雖其援引春秋經傳以發明其說蓋若可信然而失聖人之意遠矣葢箕子所陳有九疇也陳其事以如此諸家之說相配為義則九疇必皆可配也今其可配者止於五行五事皇極五福六極之五者而八政五紀三德稽疑之四者則不可得而配則是漢儒之為鑿也洪範其咎有五曰狂僭豫急蒙其徵亦有五曰常雨常暘常燠常寒常風今欲配合於五福六極福之五者適存其數而六極

則行其一而無所當也則於咎徴各增其一曰皇之不極厥咎眊厥罰常陰厥極弱此則於箕文之外別立此二名以遷就其說又其所以配五行五事大抵皆失於穿鑿非自然之理也故老蘇著洪範論深闢其非以謂明其統舉其端削劉之惑繩孔之失使經意炳然如從璣衡窺天文矣其用意固善而糾正漢儒之失亦已切中其病也然其自為説則猶有未盡者其言謂皇極之建則貌恭言從視明聽聰思睿則

木曲直金從革火炎上水潤下土稼穡而時雨時燠時寒時暘時風應之於是五福咸備皇極不建則反是而有六極之應此其為說雖不若漢儒之鑿然其相配亦止於五疇而已則八政五紀三德稽疑之四者則遺之而弗錄也安在其為九疇哉其曰致至治總乎大法總大法本乎五行理五行資乎五事正五事賴乎皇極五行含羅九疇者也五事檢制五行者也皇極裁節五事者也含羅者其統也裁節者其端

也禹之疇分之則幾五十矣諸儒不求所謂統與端者顧爲之傳則向之五十又將百焉莫若以百歸之五十五十歸之九九歸之三三五行也五事也皇極也而又以皇極裁節五事五事得則五行從是三卒歸之一也老蘇之論如此可謂善守約矣然箕子之論九疇之叙自初一五行至嚮用五福威用六極自一至九始終先後各有序今以九歸之三三歸之一又以皇極裁節五事五事得而五行從則是九疇當

先皇極次以五事次以五行而後及其餘豈不與箕子九疇之所陳者異乎予嘗以謂九疇之言箕子所陳也必以箕子之言為正箕子之言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彛倫攸叙是九疇不可以無其叙也自初一五行至次九嚮用五福威用六極此其序也箕子所陳之序既已如此後世安可以私意而異之哉善乎曾子固舍人之論也其言曰五行者行乎三才萬物之間也故初一曰五行其在人為五事故次二曰敬

用五事五事敬則身脩矣身脩然後可以出政故次三曰農用八政政必協天時故次四曰協用五紀脩身出政協天時不可以不有常也常者大中而已矣故次五曰建用皇極立中以為常而未能適變則猶之執一也故次六曰乂用三德所以適變也能適變則人治極矣極人治而不敢絶天下之疑故次七曰明用稽疑稽疑者盡之於人神也人治極而通於神明者盡然猶未敢自信也必參吾之得失於天故次

八曰念用庶徵徵有休咎則得失之應於天者可知矣猶以為未盡也故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福極之在民皆吾有以致之故又以攷已之得失於民也凡此九者皆人君之道其言不可雜而其序不可亂也推其為類則有九要其始終則猶之一言此言可謂曲盡之矣蓋此書發明先王治天下之大法必本於盡性踐形然後推之以和同天人之際而施政教而其極至於賛天地之化育以與天地參者彝倫

之叙始終先後各有定體而不可易逆之則凶順之則吉故其謂序不可亂言不可雜此乃學洪範之綱領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九疇自初一曰五行蓋推言此五行之運於天地之間而發明天地之性中和之實也自五事八政而下則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也道與教必率性而脩之故自五事而下皆曰用而五行不曰用者自五行而用之也唐孔氏曰五行不言用者五行萬物之本

天地萬物莫不用之不嫌非用也此說不然自五事至於六極莫不言用則豈皆以為非用而言用邪以謂用者自五行推而用之所自推者自不言用其理固然也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言君子之治己有此九者之殊而此九者莫不各有所思視之於明聽之於聰以下皆是理之自然不可易各正其所無以復加也自五事以下各言用而隨其

所用各繫一字亦猶九思之各有所主蓋其理之所
當然也五事者聖人之所由以盡性充之以踐形者
也視聽言貌思其用不同而敬之以一言則曰脩已
以敬而已脩已以敬則五事各得其正而無狂僭豫
急蒙之失故於五事曰敬用八政者聖人以其正心
誠意脩身之道達之於天下國家者也自食貨至於
賓師不可不致其厚故於八政曰農用五紀者聖人
所以定四時成歲以釐百工而熙庶績者也而必曰

協用者此蓋與協時月正日之協同蓋歲月日星辰歷數其運行不同而治歷明時者必欲協此數者各無舛差然後正天時而治人事也故五紀曰協用皇極聖人所以允執厥中而為敎者也中立於此民之所會而歸矣故曰建用三德所以趨時適變也先後相濟不可為常故於三德曰乂用稽疑者聖人所以盡幽明之情以定天下之事業也不可不審於神明吉凶之意故以明用言之庶徵者以己之得失可否

驗之於在天時之應者也造次顛沛宜必於此不可以須臾離也故曰念用福極者蓋其成效之見於民而存亡禍福治亂之所分者也故於福則嚮之於六極則宜威之曰嚮曰威者蓋在人君之心有所避就以為激勸而兢兢業業以制生民之命者也漢孔氏曰言天之所以嚮勸人用五福所以威沮人用六極以嚮威為天之所為大失其旨夫自敬用至念用皆指人君之用豈於此二者而獨言天之所用邪故張

晦之廷評深得其説以謂王者體五行以齊正謹五事以脩身厚八政以分職協五紀以正時建皇極以臨人乂三德以適變明稽疑以有爲驗庶徵以調氣彝倫攸叙是所謂至治至治之世五福被於民彝倫攸斁是所謂至亂至亂之世六極傷於民是謂凡言乎用者皆人君之所用也此説固善而猶有未盡者旣曰凡言用者皆人君之所用而繼之曰嚮者向而歸之謂威者威以畏之謂王者用五福則民向之而

歸其治焉王者用六極則民威之而畏其亂焉旣以五福六極為王者之用又以嚮與威為民之歸之畏之此則迂泥而失其旨矣不如曾子固之說為允子固曰五福在民則宜嚮之六極在民則宜畏之威畏也此說可以裨張晦之失也蓋嚮之畏之在人主心術之間爾斯民何與焉猶大禹謨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謂人主自戒自董耳夫此九疇者蓋自禹之神知本夫天錫發明治天下之大法推陳其先後始終

之彞倫以明示天下後世也而箕子為武王諄諄而陳之自初一曰五行以上推本其所以叙九疇之由自威用六極以下則詳陳九疇之名物而其大要皆不出此數言曰初曰次者九疇各有其序而不可亂也曰敬用農用以至嚮用威用言每疇之用各有常理而不可易也序不可亂理不可易學者誠能循其序盡其理舉而措之事業之間則其能成天下之大順致天下之大利在指掌之間爾學者不可不盡心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胡安定曰自此而下皆是箕子歷陳九疇之名廣九疇之義蓋自上文初一曰五行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方是説論彝倫之叙九疇之名雖已槩見之而未之詳也故此偏舉九疇之名而條列之剖析其名敷繹其義使先王治天下之大法昭然在目可以舉而措之事業者也據武王訪箕子始也問之以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叙箕子告

之以鯀之所以汩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而武王於此必復有所發問而後箕子為之叙其九疇之目而每疇之間必復加發問然後箕子歴陳之此荅問之常理也如子張問士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孔子曰尊五美屏四惡子張復問曰何謂五美四惡於是夫子歴叙五美之辭以及夫四惡葢荅問之義自當如此武王之傳九疇於箕子其間

必更有請問之辭如子張問於夫子者蓋箕子録其
文以成書之時畧去繁文以就簡要故其所傳止於
如此學者當以意逆志可也一五行者在九疇之叙
為一其疇曰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
曰土此五行之目也洪範彛倫攸叙蓋出在於九疇
而九疇之叙自一至九各有先後不易之序如父子
兄弟之倫出於天序而不可易不容有毫釐之差舛
也故箕子陳九疇之叙必言初與次者蓋此但列其

每疇之目耳非有先後之序也而諸儒於此必欲求其先後之序而爲之說雖其間亦有可以爲之說者然其穿鑿附會者固已多矣至於五行其說尤爲乖異而不可行箕子之所謂一曰水至五曰土蓋謂九疇之所謂五行者是此五者之物也而諸儒孔鄭皆以爲一二三四五是五行之生數此其爲說蓋本於易之繫辭也易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諸儒因之遂以附會此五行之叙

而為之說以謂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至本朝劉牧之遂以此為洛書本文其說以謂天與五合而為十一六為水二七為火三八為木四九為金五十為土故其圖則以土居中央而一二三四分左右前後各以其成數配之竊謂五行非無數也而洪範所陳其意蓋有所主而不可以數言也其所謂一二三四五者但列此五者之目耳

乃若其意則水曰潤下以下是也如漢儒一曰水至五曰土則傳會以一二三四五為五行之生數至於五事其所謂一二三四五者豈皆亦有數邪以至五紀五福亦皆五物也如五行謂可以繫之於數則此五紀五福必皆可以數繫之以至於八政必合於八之數三德必合於三之數然後可以為箕子之意令於其他不以數言而獨於五行則以約生其數學者遂從而深信之以為洛書之本文果如此何其不思

之甚邪夫易之為書起於大衍之數自一至五衍之為十有五又自六至十增而衍之為五十有五而天地之數備矣用其四十九以筮則其數不可勝計也蓋易之為書本由數而起故自一二三四五衍之至於無窮此易之體也若夫洪範之體則異於此蓋其書以五行為本窮理盡性至於賛天地之化育而與天地參故其論五行者論其性與理而已理不可移性不可易其與易大衍之數變通而不窮者固已如

冰炭之不相入矣安得以數而推之乎故學易者知洪範之五行不可以數而通則可以學洪範矣

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夫聖人之治天下其極至於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凡天地之化育無非已之化育也故洪範之為書要其極致至於休徵咎徵之在天五福六極之在人其所以輔相裁成者莫不在於心術之

間蓋至於命之事也欲至於命必窮理盡性而後能
至焉故其書必始於五行而論五行之所以然者必
言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
穡此蓋發明五行之理與性也詩曰天生烝民有物
有則蓋天之生物有是物必有是理此五物生於天
地之間為最大者故舉此五物所受天命之性以見
物之皆然也水之性濕濕故潤下然搏之激之則有
不潤下者而非水之常性也火之性燥燥故炎上然

抑之湮之則有不炎上者而非火之常性也木之性敷榮故曲直然失其常性則有夭閼其生者矣金之性堅利故從革然失其常性則有頑鈍其質者矣土之性和緩故可施之於稼穡然而亦有磽确而不利於種斂者而土之性本不如此也此蓋言五行出於天地之間各有禀受之性其所以禀受之於性則有理存焉理不可窮性不可盡故洪範之書將欲建皇極斂五福以錫庶民而立天下之大命則必先窮理

盡性以爲其本然後舉而措之天下之事業而不可勝用矣故其論五行必以理與性之不可易者而言之也孟子之言性善蓋本於此蓋人之性本善而所以至於不善者蓋必有陷溺而然非其性之本然也性之必善猶水之必潤下火之必炎上木之必曲直金之必從革土之必爰稼穡乃自然而然非有使之然也水火金木皆言曰至於土獨言爰者曾子固曰潤下者水也故水曰潤下炎上者火也故火曰炎上

木金皆然惟稼穡則非土也故曰土爰稼穡而已其說不得不然也此說是也五行各窮其理盡其性物格而知至則其本立矣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此又五行之味也夫五行之在天下聲色氣味莫不具此五者而此獨言其味者蓋五行各成其性以為味者此皆造化之妙用也水之潤下故凝結而鹹之味成焉火之炎上故焦暵而苦味成焉木之曲直故成實而成酸之味金之從革

故其氣腥而成辛之味土之於稼穡則種之斂之而
甘味於是乎成五行至於成味則是各盡其性而成
此五者之妙用或可以收或可以散或可以堅或可
以緩或可以輭多寡有無各適其節而天地養人之
功於是乎在聖人之體之故其盡萬物之理賛天地
之化育必至於致中和位天地育萬物而後為至也
大禹謨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脩此
蓋箕子所衍為九疇者故其初言五行必先本其性

推其味以發明此理然後叙其所以措之事業者次而陳之雖出於箕子之所傳而其大致已見於大禹謨之所載矣學者不可不知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二五事者在九疇之序為二曰貌曰言曰視曰聽曰思此則五事之用也諸儒之論五事皆以配五行唐

孔氏曰木有華葉故貌屬木言之決斷若金之斬割故言屬金火外光故視屬火水内明故聽屬水土安靜而萬物生心思慮而萬事成故思屬土謂東方震為足足所以動容貌也西方兊為口口出言也南方離為目目視物也北方坎為耳耳聽聲也中在内猶思在心後來如王氏蘇氏之說大抵類此而王氏之說詳明某嘗謂此諸儒皆是附會穿鑿而為之說箕子之意本不如是若五事果可以配五行則自八政

以下皆各有所配豈止於五事而皇極庶徵福極猶可條而入之至於其餘不可以穿鑿通者則舍之不論此豈自然之理哉故某當以謂五行自為五行五事自為五事以至八政五紀以下各自為疇而不可以附會通諸儒既以五行配五事故其論五事之序或以為合於五勝之序或以為合於五常之序要之皆是附會文致之辭正猶以五行為皆具生數也東坡曰人之生也五事皆具而未能用也自其始孩而

貌知恭見其父母匍匐而就之擎跽而禮之是貌恭者先成也稍長而知其語以達其意故言從者次之於是始有識別而目乃知物之美惡耳乃知事之然否於是而致其思無所不至故視明聽聰而思睿者又次之蘇氏每譏王氏以為喜鑿至於此論則其去王氏無幾矣九疇必以五事而次五行者蓋聖人體天地中和之性致知格物以經綸天下之大經已見於五行矣物格知至則其施設之序必先於正心誠

意以脩其身而立天下之大本然後推之於天下國家此蓋彞倫之不可易者也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五事自曰貌曰言曰視曰聽曰思必皆以敬用者此蓋踐形之學也自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聦思曰睿蓋學所以踐形也自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聦作謀睿作聖則可以踐形矣此蓋聖人之事業也人之正心誠意惟驗於脩身之間故貌不可以不恭恭也者莊肅而不敢慢也自貌恭

而充之至於作肅則恭之德成矣其曰恭者猶有不
恭之時至於作肅則凡其身之所動無有不恭者矣
言不可以不從從也者順理而無所悖也孔氏曰是
則可從案易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
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孔氏之所謂是
則可從蓋本於此然而以之為言曰從之義則失之
矣蓋五事所謂恭從明聰睿者方是脩己未及於人
應之也其曰從者於理而不悖耳非指人之從之也

由從而充之至於作乂則從之德成矣葢曰從則疑有不從之時至於作乂則凡其口之所言無有不從者矣視不可以不明明也者洞達而無所蔽之謂也自明而充之至於作哲則明之德成矣作哲者視無有不明也聽不可以不聰聰也者審諦而無所惑之謂也自聰而充之至於作謀則聰之德成矣作謀者聽無不聰之謂也思不可以不睿睿也者精一而無所疑之謂也自睿而充之至於作聖則睿之德成矣

作聖者思無不睿之謂也貌無不恭而至於作肅言無不從而至於作乂視無不明而至於作哲聽無不聰而至於作謀思無不睿而至於作聖則盡性踐形之道於是乎盡而治天下國家之本立矣此九疇之序所以先之五行而後次之以五事也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賔八曰師

大學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

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此蓋言本末終始之序出於自然而不可易者也洪範之書始於五行以盡性五事以踐形盡性踐形以致知格物正心誠意以脩其身者可謂至矣揚子曰身立則政立能脩身則身立於此矣故其舉而措之天下國家則政利於彼蓋其機如此此洪範於五行五事而下必繼之以八政者以此

也三八政者在九疇之序為三其疇曰八政自一曰食至八曰師者是八政之目也先王欲明德於天下既盡性踐形以脩其身而立其政事之本矣則其所以舉而措之天下者有此八者之政此八者皆先王所以厚民以為教化之地者也故曰農用農用者無所不致其厚也一流於薄則斯民必有受其弊者矣自一曰食至八曰師皆是治術之先務闕一則不可其勢敵其體鈞皆在所厚而不可以先後緩急論也

諸儒之論此者皆以為食貨生民之最急故以為先至於賓師居下莫不有說某謂不必如此要之以是先王厚民之政不出於此八者而已一曰食者務農重穀之政也如井田補助之類是也二曰貨者阜通貨財之政也如懋遷有無化居之類是也三曰祀者報本反始之政也社稷宗廟山川百神以至公卿大夫士庶莫不祭其先之類是也四曰司空者度土居民之政也如辨方正位體國經野使士農工商各得

其所之類是也五曰司徒者教民之政也如學校選舉之類是也六曰司寇者立法懲姦之政也如五刑之屬是也七曰賔者交際酬酢之政也如冠昏喪祭鄉飲相見之類是也八曰師者寓兵於農以脩武備之政如鄉遂教閱之法是也此八者皆國家之急務為治者所不可忽非有先後緩急之殊也故箕子陳八者之政而斷之以一言曰農用則是八者之體均矣必如諸家之論以食貨為生民最急故在所先雖

亦有此理然則司空居民之政也民無所居則雖有食貨之政何自而施哉唐虞時洪水未平禹作司空平水土然後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必曰食貨為先司空為後則泥矣故此八者不可以先後緩急論之也然此八者之中如食貨祀賓師則稱其事司空司徒司寇則稱其官者言以之達意而已必取其理之明白而易曉者司空司徒司寇之政者多矣若舉其事而槩以一言則未必盡也故以其官

而該之至於食貨賓師則可以其事也或舉其事或舉其官而八者之政曉然可見人君治天下之大政無復餘藴於此矣此實箕子所以為善於開導人主之聽而不費辭也雖舉其一隅至於官各有事事各有官亦可以觸類而通之矣孟子論王道之始必先以養生送死無憾者其説盖出於此夫欲使斯民養生送死無憾則其所以施於有政者不可不致其厚一有所不厚則養生送死有憾矣王道何自而成哉

此八者無所不厚則其養生送死無憾矣此乃王道之所自基也以是觀之洪範彛倫之序豈可易哉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歴數

前所言者先王所以厚民之政然政事之施不可不本於天時堯典咨汝羲曁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熈盖欲釐百工熈庶績者必在於定四時成歲使時不定歲不成則政事雖厚無自而施也故洪範於八政之下繼之

以協用五紀者蓋所以正閏餘而成歲功也四五紀者在九疇之序爲四其疇曰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歷數此五紀之目也謂之五紀者蓋以陰陽寒暑之氣運於冥冥之中其消息盈虚迭相推移而成四時其氣之往來終始不可得而知也故以夫歷象數可紀者而推之有象與數之可紀然後陰陽二氣可得而定故謂之五紀一曰歲者蘇氏謂歲星所次是也歲星日行千七百二十八分度

之百四十五每嵗歴一辰十二嵗一周天者也二曰月者月行於天日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一月一周天者也三曰日者日之行於天日一度一嵗而一周天者也四曰星辰者嵗月日之所行也星者二十八宿東方角亢氐房心尾箕七十五度南方井鬼柳星張翼軫一百二十度西方奎婁胃昴畢觜參八十度北方斗牛女虛危室壁九十八度四分度之一是也辰者日月所會之次其次十有二正月會于豈陬二

月會于玄枵是也星辰之行與天左旋一日而一周一月而移一辰一歲而復初者也五曰歷數者推數於歷以候日月星辰之行度而定時成歲也唐一行大衍歷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天數始於一地數始於二合二始以為剛柔天數終於九地數終於十合二終以成閏餘天數中於五地數中於六合二中以通律歷蓋歷之作必起於數數有常積自一二三四五推而衍

之至於無窮則歲月日星辰之行度雖千歲之日可坐而致也夫洪範之為書包括天地人之理以為聖人治天下之大法其中無所不有大衍之數所謂天一至地十自一至五五行之為十有五又自六至十增而衍之為五十有五天地之數備其衍之至於無窮而歷法由此而積凡此數者皆繫於此五紀之中而諸儒乃於五行言之豈不悖哉故某欲以此數悉順之於五紀而於五行則不言數者此盖箕子之本意

也所謂五曰歷數歲也日也月也星辰也此四者其節各有盈縮進退遲速長短之不同故必以歷數而齊其行度然後各當其道而無差舛於其間故筭疇於此必曰協用者協之者其有所不齊與協時月正日之協同五紀協則百官皆得其職萬事各得其序而厚民之政於是而畢矣故先王之世必重其歷數之官者凡以其政事之所自出者也善乎程伊川之言曰古之時分職主事察天運以正四時遂居其方

之官主其時之政在堯典謂之四岳於周乃分為六
卿之任統天下之治者也後世學其法者不知其道
故以星歷為工技之事而與政分矣盖歷數之學自
後世而言之是特工技之事耳故太史公曰文史星
歷近乎卜祝之間言主上以倡優畜之非當世之所
重也然以先王之時而言之則夫所以厚民政以建
皇極者必本於此苟不本於此則皇極不可得而建
也彼星歷之學不行於世徒為工技之事則是天人

異用而定四時成歲之事遂與政分治歷明時之職寖輕則皇極之教亦復不明於世矣自秦漢以來英雄大度之主博學多識之臣有意於治者不為不少矣卒不能建皇極厚民政斂五福以錫庶民以所施者非彝倫之叙故也以星歷之一事而觀之則先王所以維持政教之具失其旨於後世者多矣無怪乎治效之不如古也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

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堯曰咨爾舜天之歴數在爾躬允執其中人君所以

執中而立教以為烝民之極必自夫歷數在躬之後
蓋道之大原出于天歷數在躬然後性與天道合而
為一高明博厚悠久無疆與天地合其德故能不見
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此皇極之數所自立也是
以洪範之書先五行次以五事者所以盡性踐形也
自是而推之於八政五紀以和同天人之際然後繼
之以皇極蓋聖人之教至是而後立也諸儒之說皆
謂九疇之義統於皇極故漢孔氏謂皇極行九疇之

義老蘇曰致至治總乎大法立大法本乎五行理五行則資乎五事正五事賴于皇極此其意蓋謂中者天下之本本立而道生況五疇之義必本於中某竊以此說為不然夫皇極在於五行五事八政五紀之後三德稽疑庶徵福極之前者此蓋其彞倫之序出於自然而不可易也九疇以序言序之先後各有定體設使聖人之意謂皇極行九疇之義理五行資乎五事正五事賴乎皇極則是九疇當先皇極矣今其

彝倫之序先之以五行次之以五事次之以八政五紀然後及於皇極而說者乃謂皇極為九疇之主豈不謬哉為此說者徒以謂皇極之疇居五之中數也皇極居中可以包括上下此說尤不可取九疇以序而言不以數而言之皇極居之中數也則以謂皇極居中以包括上下信如此則五紀之數四以至於五行之數一三德之數六以至福極之數九必皆以數言也必皆有說也今於八者之數則皆無說而獨於

皇極則繫之中數此盖不通之論也而又有所甚不可者揚子雲作太玄其書由數而起自一衍之至於八十一故其圖起於中中為一元自一元衍而為三方自三方衍而為九州自九州衍而為二十七部自二十七部衍而為八十一家盖以其體由中而起故也今洪範之序自初一曰五行順而陳之以至於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茍以謂統於皇極則是其體當亦自中而起推而上之則自五紀而五行推而

下之則自三徳而福極彛倫之叙其不斁者幾希學者知洪範九疇之序出於自然而不可易則知皇極之疇不可不繫於五紀之後三徳之前矣故諸儒之說未敢以為然也雖諸儒之說不敢以為然然其謂聖人之治天下必以大中為本此則不可易之論也但不可謂皇極為九疇之本耳洪範初一曰五行則聖人之治天下必以大中為本其理已見於此天命之謂性性者中之本體也洪範之於五行發明盡性

之理已繫於此矣則聖人建大中以為治天下之本者既由是廣而充之至於五事敬八政農五紀協則治天下之規模法度畢備矣次五曰建用皇極者是推之以立教非謂聖人窮理盡性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也湯懋大德建中于民舜執兩端用中於民此皆建用皇極之事也五皇極者在九疇之序為五其疇曰皇極箕子之陳九疇其八疇皆詳言其所以為是疇者獨於皇極一疇不言其所以為皇極而遽言

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者蓋自五行至五紀即聖人所以建皇極以教民者非是於數者之外別有皇極也自皇建其有極至於為天下王皆是聖人建極以教民之事其文比於諸疇最為詳備蓋聖人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其致知格物正心誠意以脩其身舉而措之以至於家齊國治天下平者盡在於此故箕子反覆為武王陳之其義無所不盡也皇極有二說先儒謂皇大也言大中之道

也漢五行志曰皇君也極中也謂人君所建之中二說不同而某謂先儒之說為勝箕子之陳洪範盖聖人所以為人君治天下之大法當如此自五行至五紀皆人君之急務也豈至於皇極言人君建其有中乎湯誥曰惟皇上帝降衷于民其皇字亦訓大不得以訓君皇建其有極亦猶是也中庸曰中者天下之大本此正皇極之義也惟中故大惟大故中張横渠曰極其大而後中可求止其中而後大可有此言盡

之矣不謂之大而謂之皇不謂之中而謂之極者何也莊子曰無門無旁四達皇皇也者大而無所不及之謂也北辰謂之北極極者居其所而衆星拱之謂也是極之為言立之於此四方之所取正焉者也自其本而言之則謂之大中自其推之以立敎而言之則謂之皇極觀皇極二字則聖人所以敎民之意可見矣皇建其有極而下惟敷繹此義而已夫天下不可以小治也竭太倉之粟不足以飽其饑殫內帑

之帛不足以煖其寒聖人之治天下也固欲天下之大萬民之衆皆應天之五福然苟不知操之有要則不能治之必若人人而為之謀家家而為之慮何若而富壽何若而康寧何若而攸好德何若而考終命不惟其智有窮而力將不給矣吾將不殫其智力而綽然有餘裕者惟在於操之有要而已夫福極之在人各以類應作善降之百祥蓋善者百祥之類也作不善降之百殃蓋不善者百殃之類也夫惟禍福吉

凶之於善惡各以類而相感後之人君惟能使民自
嚮於善則天之百祥皆將以類而應斯民莫不各得
其所欲而無有夭閼札瘥之病矣故皇建其有極是
乃所以斂五福而錫之於民也盖人君以皇極設教
則民之過者不及者咸於君取中而皆自力於為善
作善者百祥之所集也君建極於上則民皆則傚於
君而取中矣故曰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謂
其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以丕應其上也凡厥庶民無

有淫朋人無有比德則所謂錫汝保極也無淫朋無比德則能保其極矣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民之受衷于天初無以異也惟其因物有遷以陷溺其良心故相與為淫朋比德以失其所受於天之常性茍在上之人能建極以示之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則斯民知自反於善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相與勸勉同趨於忠信孝悌之域故其直已而行無有淫朋無有比德斯惟皇作極夫至於惟皇作極則

君臣上下皆入於大中至正之域矣然所以使斯民
惟皇作極者必有其道焉人之生也同禀此天命之
性初未嘗有智愚賢不肖之分然其所禀受則有氣
質之性存焉故論天命之性則凡受中於天者均一
性也而論其氣質之性則有上智焉有下愚焉而於
上智下愚之間乃有中人之性焉上焉不待文王而
興上之人雖不設皇極以導之而能自入於善下焉
者自暴自棄上之人雖設皇極以教之有所不從也

則是皇極之所教者惟中人而已中人者可以語上亦可以語下也盖使皇極之教脩則世之中人皆可以進而為上智皇極之教不脩則世之中人皆將流而為下愚故箕子將欲建皇極歛五福以錫庶民而使之惟皇作極則必因其性之有上中下之别各因其材而篤焉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此則豪傑之士無所待於教而自歸於皇極者也姑但念之而不忘而已謂無事於教也于其無好德汝雖

錫之福其作汝用咎此則下愚之不移雖教之而不率誨爾諄諄聽我藐藐此皇極之所無可奈何者也故寧棄絶之而不教必欲盡而教之彼既不率徒為我之過咎而已上智之人既無事於教而下愚之人教之又有所不從則是皇極之所教者惟中人而已自不協于極不罹于咎至於時人斯其辜此皆所以教中人之道也不協于極言其所行猶未合於大中之道雖不合於大中之道而亦不至罹於過咎曾子

固曰若狂也肆矜也廉愚也直之類此說是也狂也矜也愚也所謂不協于極也以其肆而不蕩廉而不忿戾直而不詐則所謂不罹于咎也不協于極不罹于咎而可以抑其過引其不及而歸之於中道故皇則受之皇大也曾子固曰大則受之言非小者之所能受也此說是也受之則必有以教之故繼之曰而康而色言當安汝之顏色以教之如詩所謂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是也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謂中人之

材雖不協于極苟知大中之為可慕則其好德之志形之於言雖未必有好德之實汝當無阻其好善之心錫之以福也先儒解則錫之福與下文汝雖錫之福皆以福為爵祿惟孫元忠則不然其說曰箕子之叙皇極其言錫福者有三焉始言歛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一也中言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二也末言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三也先儒皆以福為爵祿又恐不然蓋皇極之道本以五福為用

故凡言錫者皆五福之理也此說是也蓋皇極之所謂福與三德惟辟作福之福不同以三德推之非是也故凡皇極之所謂福者皆教之以大中之道大中之道五福之所由集也建極之君既而康而色以教之雖有其好德之言而未必有好德之實者皆錫之以福如此則天下之中人莫不心悅誠服而歸於大中至正之道故繼之曰時人斯其惟皇之極人既相與歸於大中至正之道則為之君者必有所抑揚去

取以為之勸率苟其好德則不以其勢之煢獨而虐之苟其不好德則不以其勢之髙明而畏之煢獨者不虐髙明者不畏惟在於好德與不好德之分而已取舍既如是之審則好德者必見知於上故曰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言不協于極不罹于咎之中人苟能至於好德而有猷有為汝則當有以奬勸之使進其行於朝廷之上則邦家頼之其將至於昌盛矣其未能至於有猷有為者則必將有以為

之勸率亦使之同趨於大中至正之域孟子曰無恒産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僻邪侈無不為已蓋無恒心之人至於倉廪實而後知禮義衣食足而後知榮辱故在夫上之人有以養其恒心然後可以納之於善故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至時人斯其辜此蓋所以待無恒心之人也謂凡厥正人之道必先有以富之然後可以驅而之善穀善也苟不有以富之使之守其恒心而不忍為惡則其放僻邪侈無不為也好

者與孟子所謂鄉黨皆好之好同猶言有所顧藉也
夫皇極之所以待乎中才者其始終之間深思熟慮
既如此其盡宜其中才之人無淫朋比德而趨於大
中至正之道人有士君子之行以至於比屋可封也
待之既如此其盡而猶有不入於善者則是自暴自
棄而為下愚之不移是可以棄於罪戾之域而莫之
恤蓋往者不追來者不拒如此而已矣是則皇極之
教也箕子之陳皇極其發端有云皇建其有極斂時

五福至惟皇作極總提皇極之大綱於上然後申其義於下也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以下所以申皇建其有極至惟皇作極之義也葢人之生雖稟於天之性而其所受之氣質則不無上智中人下愚之殊上智者無所事於教而下愚者教之有所不入則其教者惟中人而已既建皇極之教誘天下中人而納之於善則斯民必將無淫朋比德而同趨於公正之域而惟皇作極矣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自無偏無陂以至於歸其有極此所以申言凡厥庶民至惟皇作極之義也諸儒之說皆以此為人君之事故漢孔氏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者言當循先王之正義以治民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言必循先王之道路以至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言會其有中而行之則天下皆歸其有中矣諸家之說雖小有異同然大抵多謂人君建皇極當如此某竊謂不然夫洪範之書彝倫之始終莫不有先後自然之序政者正也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未有身之不正而能正人者故彝倫之序必先五行以盡性五事以踐形然後施於有政而建皇極焉此蓋已正而物自正非至於正物然後所以正已也如其皇極已建於上方議其偏陂反側而去之無乃倒行逆施而失

其先後之序乎故自無偏無陂至歸其有極皆民之取正於君同趨於大中至正之域爾非人君所以建皇極之本也盖人君所以正心誠意以脩其身而建為皇極之本者則於五事既詳言之矣此皇極之所陳皆其設中以正教之事也故無偏無陂以下乃民之趨於皇極之道而不可以為君之事也學記之論學曰不陵節而施之謂孫雜施而不孫則壞亂而不修盖人之學其進之必有其術不可驟而致也故孟

子論浩然之氣至大至剛而其所以養之者則以謂是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之也蓋謂其養之不可以無其序苟失其序於毫末之間則為陵節而雜施壞亂不脩矣故聖人建皇極以教民而民之趨於皇極者必有其序焉惟皇上帝降衷于民民之所以稟受於天者莫不有皇極之道惟其因物有遷梏於蕞爾形體之微故小已自私至於偏陂反側而失其所以固有之中流於物欲而不能自反人君既已建皇極

於上使民皆知大中之道本於天性之所固有而去其所謂偏陂反側者則大中之道將卓然而自存矣偏者不平之謂也陂者不正之謂也既不平又不正則大中之道汩没而不存今也大中之道既明於上則民將去其不平不正而遵王之義焉苟知義之為可遵則可與入德矣故遵王之義者皇極之門也由此而進之遂至於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蓋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好惡者人之常情

所不能無也惟不可以有作作好作惡是其私好惡也既遵王之義則廣而充之遂能去其好惡之私而遵王之道路焉孔子曰行義以達其道韓愈曰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由是義然後可以至於道也路亦道也曾子固曰道路云者異辭也此說為善陂舊作頗字唐明皇以協韻改為詖字蓋此數句雖書之所載其實詩之體存焉古人於韻語各取其聲之協不必盡有其義觀三百篇之所言蓋可

見矣故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蓋道字與好字相協惡字與路字相協各取其聲律之便而已不必從而為之說也遵王之義遵王之路必皆以其遵為言遵也者自外入之辭也有所遵則將有所從違出入於其間而未可以常也由此而繼之則無所事於遵而自合於王道矣故繼之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蕩蕩者廣大也平平者夷易也蕩蕩者所謂魯道有蕩平平者猶所謂

周道如砥偏謂偏於已黨謂黨於人於已無偏則所以待人者無黨無偏無黨則見夫王道之蕩蕩其行也無陝隘焉於人無黨則在已者終得以無偏無黨無偏則見夫王道之平平其行也無險阻焉蕩蕩平平亦異辭也旣無黨無偏又由此而進之行之以勇守之以誠則將至於無所迂回以見夫王道之正直正直者大中之體也至於王道正直則斯能惟皇作極而淫朋比德於是乎盡去矣故能會其有極歸其

有極也曾子固曰會者來而赴乎中也歸者往而返乎中也此說善蓋如人之行役也其出而有所趨則謂之赴如春秋凡書公會于某者是也其入而有所反則謂之歸如春秋凡書公至自某者是也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則凡出入往返之間無非中道而顛沛造次未嘗違焉此所謂無所不用其極也民之所以能無所不用其極以為之君者能建之於上有所建於上則民之所會而歸焉此理之必然也孔子曰為

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葢建極者如北辰之居所而會其有極歸其有極者則如衆星之拱北辰也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

自無偏無陂至於歸其有極其所以循循然善誘以訓致其民於太平至和之域者可謂曲盡其道然豈

人君設為私意所能然哉其所施設皆本於天理之自然故於此又推本而言之語既更端故加曰字以別之盖所以總結乎上文也言人君建皇極敷而為言以教人凡所以順帝之則而已民以是順而為言以胥告戒者皆所以儀刑於上之德此所以語上焉可以為天之子下焉可以為民之父毋而為天下王也范內翰曰君以大中之道形於言守之足以為彜推之足以為訓著為典則而不易是彜也發號施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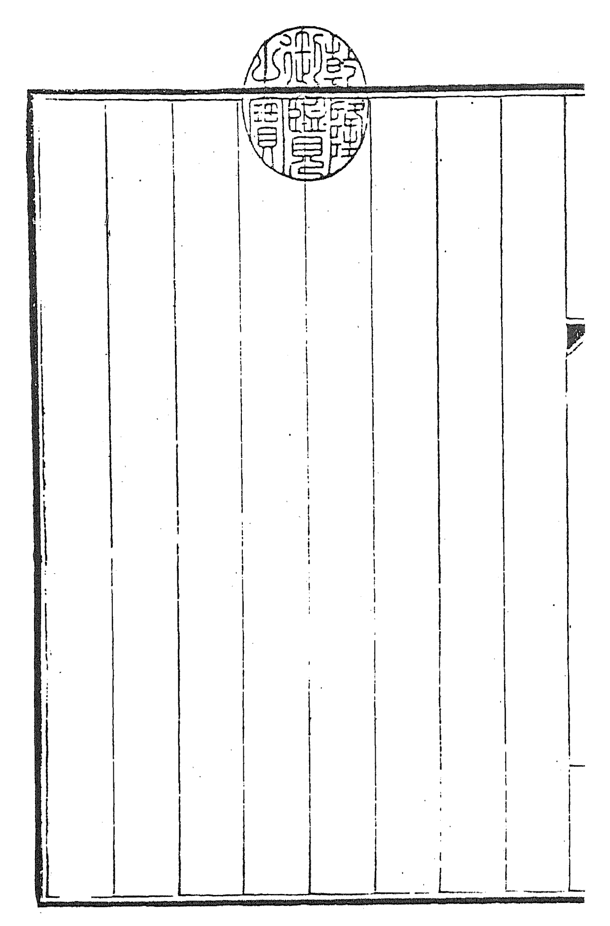
下告於庶民使無淫朋比德是訓也然而為此者所以訓于帝而已上帝降衷于下民無非中也天以是而錫聖人聖人以是而錫民凡厥庶民之陳於言或父之詔子兄之教弟朝夕謦欬之間是民之訓也以至于慈孝友順蹈履出處語默之際無非中民之行也中無間於聖賢愚夫愚婦之别苟適於中雖去聖人千萬里之遠其近於光華者如咸顔咫尺而已君臣之相與者不過於中君以皇極而是彛是訓則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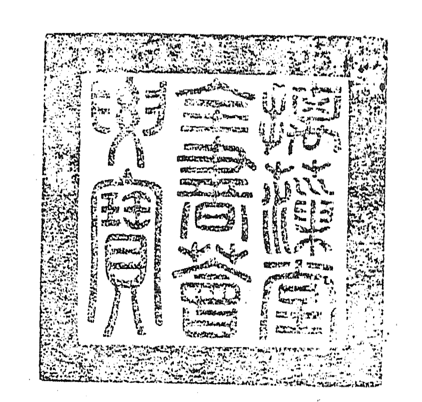
以皇極而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是以天子作民
父母以為天下王夫天生烝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
勿使失性豈其欲一人肆於民上而棄天地之性哉
所以為民父母而為天下之君者要將以中教民使
歸於中而已此說為善王民之說其言曰有極之所
在吾安所取正取正於天而已我取正於天則民取
正於我道之本出於天其在我為德皇極我與庶民
所同然也故我訓於帝則民訓於我矣此論比於范

說爲長學者當深考之大抵此一段總結皇極之道故推原其本而要其成必言君之所以建極者凡所以訓於天而已所謂天者豈蒼蒼之謂哉亦本於天命之性而已五行是也違夫天命之性推而行之無非道也庶民之所取正者在此而已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此之謂也

尚書全解卷二十四

謹案第二十二頁後五行是謂下疑有脫訛





覆校官編修臣劉種之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録監生臣朱懷玉